H. H. MU CHINESE LIBRARY

三國文選三

吳文

責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詔　大帝

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並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措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

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孤
典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
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姓事不得已
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足
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
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
弼每獨歎責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合尚
汚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之義猶存
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禍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

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
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
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
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
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
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
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

陸云猶存古茂不以鋒距夸語
錢云英雄崛起能作宏栗寬駿之辭應復餘
分閏位

[illegible]

[illegible]

□文不能因事皆笑其失定又□□□□大下當

□此言。於伏。於所。而頁優未知所□發子何

日尚嚴恒公。文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次日所諸

善不欲有道未嘗不諫。諫而不得。從諫不止令直

而木將諸曰。易齊桓請侯又霸者。且有善者子夫

若無道者。是非請其豈得然後而已共□

與諸葛瑾書　　大帝

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旄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爲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爲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爲酷耳至於御將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

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爲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姦讒並起更相陷懟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

不御其爲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彊當凌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

陸云晰事知列眉易世而其言輒驗英雄眼力如此

錢云衡論事柄鏡機于預其言冊之王府可也

報陸遜書　大帝

諸葛瑾在南郡人有譏其與蜀相聞者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之

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爲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

瑜幷手筆與子瑜瑜卽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

陸云君臣之分如此疑間何從生前惟章子後則郭進

答左將軍張布　　吳主休

休欲與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論書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之

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講論書耳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

耳。

又

布得詔陳謝具自陳述言懼妨政事休復咎之

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正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甚不取

又

布拜表叩首休又答之然竟如布意不復使沖等入

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

陸云英略具見一二龍子自别

錢云天子患不好學耳視唐太宗叙書弘文爲何如豈後可爲肯人飾說公案

上孫權疏　　周瑜

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陸云如公瑾計鼎足安得成天促周郎正爲玄德地耳

錢云先主以旣破曹兵于赤壁遂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魯肅勸權借之以共拒操此肅

之因强于勇也而瑜自以私智。欲徙置先生誤矣。幸權以操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先主難以卒制不納瑜瑜說可謂智矣夫瑜既知先主二將。必非屈爲人用者而欲納之腹心。不亦謬哉。此瑜之所以持智而終自蹶也

論繼呂岱治交州疏

薛綜

昔帝舜南巡卒于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阯刺史任延為九眞太守乃教

其耕犂使知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妻父子不能止交趾糜泠九眞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倮體不以爲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靦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

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于長吏睹其好髮髠取爲髮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撾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眞太守儋萌爲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東京不肯起歆猶迫彊萌忿杖歆亡于郡内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

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
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强
賦于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
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
荆州牧劉表爲隙兵弱敵强歲歲興軍諸將厭患
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爲所陵侮遂至殺
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
沙吳巨爲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爲恭服所取
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

徒尚多隱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
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
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
寔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
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梁宿賊其南海蒼
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爲亡叛逋
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
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
之形埶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

法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
安危在于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恐朝廷忽輕其選
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

陸云利弊詳明方略具備當數萬甲兵有餘
豈曰空言紙上

錢云以二三強漢合成此論何其精悉備盡
而經權曲致如此

移諸葛恪書

薛綜

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内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沾汗元惡旣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馘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旣埽凶慝又充軍用藜蓧稂莠化爲善草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

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

陸云筆鋒大健欲勇者賈其餘勇

追與不顧客書　虞翻

翻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

陸云。小時傲骨已具。錢云。妙在不妄。

與丁固同僚書

下固字子賤。始平長丁覽之子。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者。與同寒溫。翻與固同僚書稱之

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爲懿

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爲嘉耳。

錢云前輩宏獎風流大抵如是

與士仁書　虞翻

蜀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呂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仁不肯見。乃爲書與仁。仁流涕而降。

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爲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内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爲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爲在箕舌上耳。奔

吳文
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爲將軍不得安幸熟思焉
陸云嚴斷之言雲垂海立
錢云雖不足方仲連後塵亦勝戰國策士

與弟書　虞翻

長子容當爲求婦其夫如此誰肯嫁之者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舊族楊雄之才非出孔氏之門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家聖受禪父頑母嚚虞世家法反出癡子

又

此中小兒年四歲矣似欲聰哲雖蝦不生鯉子此子似人欲爲求婦不知所向君爲訪之勿怪老癡譽此見也

陸云傲然不屑那僅視此阿翁語

答從兄書　　陸景

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仰承發止。巳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奧區。九疑形勝。浮洲動浪。閒眠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憶採若之遺風。昔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淸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迥月。翰飛紙落。理豐辭富。賞未與餘。時希逮憶。暌離方遠。川塗修曠。炎涼方改。願加珍昜。綠字可傳。白雲終開。心傷淚灑。投筆無宜。

吳文

陸云美言可市翩翩書記之良也

錢云吞組雲石以成綺飛烟黛而業藻

救西陵疏

陸抗

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跡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强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敝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能無用兵馬以妨要道又黃門豎官

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慼也

陸云動多掣肘責人成事此實良難雖名將亦無從措手矣

與友人論草書　皇象

欲見草書宜得精毫甕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粗汚者墨又須多膠紺黝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心佳娛可以小展

醴梅帖

歸想必酌令梅芼羹以相待

錢云能書人語使潑墨臨池者終是拔扈不得

不纏污存

[illegible]筆[illegible]

與孔融論虞翻書　張紘

翻性不協俗多見謗毀紘與融書云

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美寶爲質雕磨益光不足以損

陸云仲翔所謂一人知己此足以當之矣

與呂岱書　張承

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先讓功與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說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

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

陸云拙調能媚

錢天子文踵懿並多君子之辭亦今人所難

務本疏

華覈

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巳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失時到秋收之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

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饑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已勞也求其爲已死也三謂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饑者不待美饌而後

飽寒者不俟狐狢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文黼黻轉相倣傚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

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豐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

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
杜饑寒之本。況今六合分爭。豺狼充路。兵不離疆。
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陸云。視曾氏海王篇頗可肩隨。彼著古。此森秀。

錢云。自賈生歎后服爲民蠹。子所服。悼風俗之邪。爲末世。時務。張本。此疏。竟不讓。太傅。陳之。今。日。可。也。

就里　錢士馨　仝選　同里周譚叅定
陸上瀾

策扶風王詔　武帝

宗室戚屬、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爲天下式。然處富貴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糾合兄弟、而賦棠棣之詩。此姬氏所以本枝百世也。今以衞將軍扶風王爲宗師、所當施行、皆諮之宗師也、

陸云作法如此。此尚有八王之禍。然祚安得長。後嗣。以請其先人。豈關作法。

錢云。志在鴟鴞。行在棠棣。周公也。其後鄭武公爲司徒。君子以爲猶用賢也。如此。祚。延。八百。雖。半。亂霸世。方。之于晉。猶。實靈。長。也。世異。道殊。此說亦難辯矣

答殷浩書　　簡文帝

建元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繼卒。帝時爲會稽王。始綜萬機。褚裒薦浩。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書陳讓。并致牋帝。帝答之。

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沈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紘領不振。晉綱不綱。顧蹈東海。復可得邪。繇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弘思之。靜筭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

望必廢本懷率羣情也

答桓温

武陵王晞拜太宰。時簡文輔政。晞以宗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桓温入朝。殺之。簡文即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晞及子綜謀逆。温表請除之。簡文手答其表。温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之。温手戰汗流。乃止

所不忍言況過於言

又答

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

陸云。簡文亦令主也。但時實爲之。無可奈何爾睇之窘。人窮途。一慟。

錢云。居責重任大。而推誠立恕意肯。便。切。所謂。公。子。御。悅。之。辭是宜爲君者也。

手詔羣公　康獻褚皇后

穆帝幼沖。未親國政。蔡謨等請太后臨朝帝既冠。太后歸政。居崇德宮。手詔羣公。

昔以皇帝幼沖。從羣后之議。既以闇弱。又頻丁極艱。御恤歷祀。沈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不壞。實公是憑。帝既備茲冠禮。而四海未一。五湖叛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算。戮力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亾人永歸別宮。以終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託懷。

答桓温

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制温廢海西公。太后方在佛屋燒香視奏數行便索筆答之。

未亡人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

陸云着語婉痛渡江臣主俱無此懷

錢云。惟。男。子。實。多。老。孤。若。是。豈。得。槩。咎。女。主。

松栢賦

貴嬪左芬

何奇樹之英蔚。寄峻嶽之嵯峨。被玄澗之透迤。臨綠水之素波。櫂修木之桓桓。萃綠葉之芳葩。敷纖芽之蘢蓯。布秀葉之葱蒨。列疎實之離離。馥幽藹而永馨。紛蓊集以離披。氣肅肅以清泠。應長風以鳴條。似絲竹之遺聲。禀天然之貞勁。經嚴冬而不零。雖凝霜而挺幹。近青春而秀榮。擬君子之順時。又似乎貴人之抗貞。赤松遊其下而得道。文賓餐其實而長生。詩人歌其榮蔚。齊南山以永寧。

陸云此左貴嬪之傳真也。筆。車。作。葉。俱。已。銷泯而貴嬪之名。後。宮。數。千。所。不。能。奪。居。然。松栢自命矣。

涬瀝賦　　貴嬪左芬

覽庶類之肇化何　瀝之獨靈、稟陰精以運景因落雨以結形不係根于獨立故假物以資生體珠光之皎皎若凝霜之初成色鮮熠以熒熒似融露之將停亡下不消長存不久寄於成不欲難其敗亦以易也

錢云此賦與東坡蝸牛詩同一鏡戒非高者危速成者敗其道一也

上元皇后誄表　　貴嬪左芬

伏惟聖善宣慈、仁洽六宮、含弘光大、德潤四海、妾聞之前志卑不誄尊少不誄長楊雄臣也而誄漢后班固子也而誄其父皆以述揚景行顯之竹帛豈所謂三代不同禮隨時而作者乎

錢云高視鴻騫竟復方駕漢儒

讓開府表　羊祜

祜以都督荆州軍事。出鎮南夏多顯績加軍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上表固讓不聽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

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

讓開府表　羊祜

祜以都督荆州軍事。出鎮南夏多顯績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上表固讓不聽。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誡在過寵不患見遺

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

請伐吳疏　羊祜

初祜以伐吳必籍上流之勢。會王濬爲大司農。祜知其可任。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密令修舟檝爲順流計。祜繕甲訓卒。廣爲戎備。因上疏。帝深納之

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

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十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

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徃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

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

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

[illegible]云巾有成筭不擊賊于紙于口以此此疏創業以江統徙戎論守成晉祚安得不長

錢云窮勢精熟絕無遺論惜當時朝臣議有彼此使吳祚苟延數年之命豈天實爲之耶

詰不追吳寇并移州事宜對　羊祜

吳寇弋陽江夏略戶口祜不及追。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對。使者不能詰。

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愼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輙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

陸云。兵有緩急。小利不足貪也。叔子豈徒賈勇。于此正自難。

陳晉文

錢云。坐鎮防御須如是定見。終不惑亂事宜。至若瞶僨無識。猶欲虛聲而蠹上恩賞。亦復何足愧死。

與從弟琇書

羊祜

吾以布衣忝荷重任毎以尸素爲愧天命既隆惟江南未夷此人臣之責是以不量所能畢力吳會當憑朝廷之威頼士大夫之謀以叅克之舉除萬世之患年已朽老既定邊事當自角巾東路還歸鄉里於墳墓側爲容棺之墟假日視息思與後生味道此吾之至願也以凡才而居重位何能不懼盈滿之責耶疏廣吾師也聖主明恕當不奪微志爾

陸云。良屬本懷。非繇矯假。年叔子去人遠矣。

錢云。人臣每居極盛之勢。動生僭逼。良繇性非冲退便爲進兢爾收。舌秘誓本衷。實復。如此與陶。荊。州。警。夢。折。翼。者。大。相。懸。絕。

春秋左傳集解序　　杜預

預爲鎭南將軍。平吳。立功之後。從容無事。爲春秋左傳經傳集解。及釋例。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書。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

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旣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刋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

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
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
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
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
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
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
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
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
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

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統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啓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義。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

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

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

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頴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頴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

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

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

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陸云。箋註亦文人餘暇。消茲永日耳。征南身歷戎馬。而學擅縹緗。剔埋梳疑。功臣左氏。古人好學如此。

錢云。摯虞賞其釋例曰。所發明何但左傳。故當孤行。爾後譚經。一本元凱。而猶雜引公穀以自作其說。何其信之不篤也。杜翁之自答武帝。言有左癖。予亦有杜氏之癖矣。

與王濬書　杜預

濬既監益梁諸軍事。統兵伐吳。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濬自發蜀。兵不血刃。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吳王晧遂降。

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

陸云兵難遙度以此得專其功功成。誰謂非征南者。

錢云。不事常制。固當服其正誼。然實爲朝廷。
信。其威體。千載而下。爲之壯色。

女史箴　張華

惠帝時賈后專制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后雖凶妬而知敬重焉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羲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悋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

兩晉文

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
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
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
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夫出言如微而榮
辱由茲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
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于小
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黷寵
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
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讎結恩

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
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陸云。太子不悟。乃艷金酒。茂先因之。亦危虎
口。賢者未勉于此。何尤乎庶姬。
錢云。以華之文。宜有補于事。而竟罹賈氏之
禍。豈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金屑之鴆。亦烏能
決此
憤也。

與褚陶書　張華

陶字季雅。清淡閒默。以墳典自娛。吳平。武帝補臺郎建中校尉。華爲司空。與陶書云

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

陸云。雋觀英賢。有同香草。錢云。濯波餘風。猶足褒進後彥。

與弟敏書

蔡珪

初吳之未平。周浚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諸將多相襲奪以為功。吳將蔡敏守沔中。其兄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

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埸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為小利而忘大備也

陸云。禦敵之方。固應如此不厘正論。

錢云。介胄之士。誰乃有此大體。故惠厚之辭而。實。有不。可。犯。之。色。

啓事

山濤

濤太始中爲吏部尚書。再舉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輙啓擬數人。詔旨所向。然後顯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人才既自難知。中人已下情僞又難。闗吏部郎以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已而已。乃當能正人不容穢雜也。議郎杜默德履亦佳。太子庶子崔諒中郎陳准皆有意正人。其次不審有可用者不。

錢云。甄理人材。會當能正人。人且可正。何況于巳。耶末俗議舉何嘗道得一字。

清思賦

阮籍

余以爲形之可見。非色之美。音之可聞。非聲之善。昔黃帝登仙於荊山之上。振咸池於南囗之岡。鬼神其幽。而夔牙不聞其章。女娃耀榮於東海之濱而翩翻於洪西之旁。林石之隕從。而瑤臺不照其光。是以微妙無形。寂寞無聽。然後乃可以覩窈窕而淑清故白日麗光、則季后不步其容、鐘鼓閶鈴、則延子不揚其聲、夫清虛寥廓、則神物來集、飄颻恍惚、則洞幽貫冥、氷心玉質、則激潔思存、恬淡無

慾則夅志適情伊衷慮之適好兮又焉處而靡逞
寒風邁於黍穀兮薅子而遊鵠申孺悲而毋歸兮
旻鴻衆而彖生蒸感激以達神豈浩瀁而弗營志
不凱而神正心不蕩而自誠固秉一而內脩堪粤
止之匪傾惟清朝而夕晏兮指濛汜以永寧是時
義和既頹玄夜始扃望舒整轡素風來征輕帷連
颺華茵肅清彭蚌微吟螻蛄徐鳴望南山之崔巍
兮顧北林之葱菁大陰潛乎後房兮明月耀乎前
庭迴申展而缺寐兮忽一悟而自驚焉長靈以遂

寂兮將有歙乎所之意流盪而改慮兮心震動而
有思若有來而可接兮若有去而不辭嗟博賤而
失庚情散越而靡治豈覺察而明真兮誠雲夢其
如茲驚音聲之異□兮鑑殊色之在斯開丹桂之
琴瑟兮聆崇陵之參差始徐唱而微響兮情悄慧
以螻蛇遂招雲以致氣兮乃振動而大駭聲飂飂
以洋洋若登崑崙而臨西海超遙茫渺不能究其
所在心漾漾而無所終薄兮思悠悠而未半鄧林
殪於大澤兮欽邳悲於瑤岸徘徊夷由兮猗靡廣

衍遊乎圖以長望兮。乘脩水之華旂。長思肅以永
至兮滌乎衢之大夷。循路曠以徑通兮。辟閶闔而
洞闓。羨要眇之飄遊兮。倚東風以揚輝。沐消淵以
淑寄兮。體清潔而靡譏。厭白玉以爲面兮。披丹霞
以爲衣。襲九英之曜精兮。珮瑤光以發徵。服儵煜
以繽紛兮。綷衆采以相綴。色熠熠以流爛兮。紛雜
錯以葳蕤。象朝雲之一合兮。似變化之相依。靡常
儀使先好兮。命河女以胥歸。步容與而特進兮。聘
兩楹而升墀。振瑤谿而鳴玉兮。播陵陽之斐斐。蹈

消湊之危跡兮。躡離散之輕微。釋安軔之朱履兮。踐席假而集。推數斯來之在室兮。乃飄忽之所歸。馨香發而外揚兮。媚顏灼以顯姿。清言竊其如蘭兮。辭婉娩而靡違。託精靈之運會兮。浮日月之餘暉。假淳氣之精微兮。幸備嬿以自私。願申愛於今夕兮。尚有訪乎是非。被芬芳之夕暢兮。將暫往而未歸。觀怳懌而未靜兮。言未究而心悲。嗟雲霓之可憑兮。翻揮翼而俱飛。棄中堂之局促兮。遺戶牖之不處。帷幕張而靡御兮。几筵設而莫拊。載雲輿

之奄靄兮。乘夏后之兩龍。折丹木以蔽陽兮竦芝
蓋之三重。翩翼翼以左右兮。紛悠悠以容容。瞻雲
霞之相承兮。似美人之懷憂。采色雜以成文兮。忽
離散而不留。若將言之未發兮。又氣變而飄浮。若
乖髦而失鬋兮。飾未集而形消。目流眄而自別兮。
心欲來而貌遼。紛綺靡而未盡兮。先列宿之規矩。
時黨莽而陰曀兮。忽不識乎舊宇。邁黃妖之祟臺
兮、雷師奮而下雨、內英哲與長年兮、咎離倫與膺
貫、摧魍魎而折鬼神兮、直徑登乎所期、歷四方而

縱懷兮。誰云顧乎或疑超高躍而鶩匸兮。至非極而放之援間維以相示兮。臨口門而長辭。既不以萬物累心兮。豈一女子之足思。

陸云。清暉如許。何。處。置。絲。竹。窈。耶。錢云。塵微息靜。觸遇使人恬志。

奏記蔣濟　　阮籍

太尉蔣濟聞籍有才儁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吏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籍乃就吏後謝病歸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爲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方

兩晉文

將耕於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陸云為賢者護前存此而刪勸晉王牋可也錢云覽籍奏記實非詭辭何復因濟怒便遂就吏夫籍所稱抗世之賢而厥終以勸進文少為減色固知古來通人正有如是謬戾豈其見不足以頊之也

答伏義書　　阮籍

籍曰、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蓍之高、迅羽不能尋其顛、四溟其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無毛分所能論哉、且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暢迹、促節則無間足以從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璅虫所不能解也、然則弘修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器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舛

異鸞鳳凌雲漢以舞翼鳩鷃悅逢林以翱翔螭浮八濵以濯鱗鼈娛行潦而羣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綢以籠世豈樽樽以入罔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適檢若艮運未協神機無准則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精舉於玄區之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躍踸踔陵忽慌從容與道化同適逍遥與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變及英祇以等化上乎無上下乎無下居乎無室出乎無門齊萬

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總玄綱於太極撫天一
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寄
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無不聞畧無不
稱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觀君子之趨欲衒傾城
之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儗膚寸之檢勞王
躬以役物守臊穢以自畢沈牛跡之浥薄愠河漢
之無根其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畧之懸踰信大
道之弘幽且局步於常衢無爲思遠以自愁比連
疹憒力喻不多阮籍白

陸云。樂。府。中。華。燁。燁。篇。

錢云。似。使。漆。園。擬。賦。

大人先生傳

阮籍

大人先生蓋老人也不知姓字陳天地之始言神農黃帝之事照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數嘗居蘇門之中故世或謂之閒養性延壽與自然齊光其視堯舜之所事若手中耳以萬里爲一步以千歲爲一朝行不赴而居不處求乎大道而無所寓先生以應變順和天地爲家運去勢隤魁然獨存自以爲能足與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與世同之自好者非之無識者怪之不知其變化神微也而先

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務也先生以爲中區之在天下曾不若蠅蚊之着帷故終不以爲事而極意乎異方奇域游覽觀樂非世所見徘徊無所終極遺其書於蘇門之山而去天下莫知其所如往也或遺大人先生書曰天下之貴莫貴於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則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則磬折拱若抱鼓動靜有節趨步商羽進退周旋咸有規矩心若懷冰戰戰慄慄束身修行日愼一日擇地而行唯恐遺失誦周孔之遺訓歎唐虞之道德唯

法是修、唯禮是克、手執珪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
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閭、長聞邦國、上欲圖
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挾金玉、垂文組、享尊位、取
茅土、揚聲名於後世、齊功德於往古、奉事君王、牧
養百姓、退營私家、育長妻子、卜吉宅、慮乃億祉、遠
禍近福、永堅固巳、此誠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
之美行也、今先生乃被髮而居巨海之中、與若君
子者遠、吾恐世之歎先生而非之也、行爲世所笑、
身無由自達、則可謂恥辱矣、身處困苦之地、而行

爲世俗之所笑吾爲先生不取也於是大人先生乃逌然而歎假雲霓而應之曰若之云尚何通哉夫大人者乃與造物同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於内而浮明開達於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吾將爲汝言之徃者天嘗在下地嘗在上反覆顛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動山陷川起雲散震壞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擇地而行趨步商羽徃者羣氣爭存萬物死慮支體不從身爲泥

土根拔枝殊咸失其所汝又焉得束身修行磬折
抱鼓李牧功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絕進求利以喪
身營爵賞而家滅汝又焉得挾金玉萬億祗奉君
上而全妻子乎且汝獨不見夫虱之處於褌之中
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
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饑則嚙人自
以爲無窮食也然炎斥火流焦邑滅都羣虱死於
褌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區之內亦何異夫虱
之處褌中乎悲夫而乃自以爲遠禍近福堅無窮

也、亦觀夫陽烏遊於塵外、而鷦鷯戲於蓬芰、小大固不相及、汝又何以爲若君子聞于余乎、且近者夏喪於商周、播之劉耿、薄爲墟豐鎬成丘、至人來一顧、而世代相酧、厥居未定、他人已有、汝之茅土、將誰與久、是以主人不處而居、不修而治、日月爲正、陰陽爲期、豈恋情乎世、繫累於一時、乘東雲駕西風、與陰守雌、據陽爲雄、志得欲從、物莫之窮、又何不能自達、而畏夫世笑哉、昔者天地開闢、萬物並生、大者恬其性、細者靜其形、陰藏其氣、陽發其

精害無所避利無所爭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
爲夭存不爲壽福無所得禍無所咎各從其命以
度相守明者不以智勝闇者不以愚敗弱者不以
迫畏強者不以力盡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
事理條身修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久今
汝造音以亂聲作色以詭形外易其貌內隱其情
懷欲以求多詐僞以要名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
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欺愚誑拙藏智自神強者
睽眂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貪內險

而外仁罪至不悔過幸過則自矜馳此以奏除故滔滯而不振夫無貴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者不爭各足於身而無所求也恩澤無所歸則死敗無所仇奇聲不作則耳不易聽淫色不顯則目不改視耳目不相易改則無以亂其神矣此先世之所至止也今汝尊賢以相高競能以相尚爭勢以相君寵貴以相加驅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殘也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此非所以養百姓也於是懼民之知其然故重賞以喜之

嚴刑以威之財匱而賞不供刑盡而罰不行乃始有亡國戮君潰散之禍。此非汝君子之爲乎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耳而乃目以爲美行不易之道不亦過乎今吾乃飄飄於天地之外與造化爲友朝飡陽谷夕飲西海將變化遷易與道周始此之於萬物豈不厚哉故不通於自然者不足以言道闇於昭昭者不足與達明子之謂也先生既申若言天下之喜奇者異之慷慨者高之其不知其體不見其情猜耳其道虛僞之

名莫識其眞弗達其情雖異而高之與嚮之非怪者蔑如也至人者不知乃貴不見乃神神貴之道存乎內而萬物運於外矣故天下終而不知其用也逍乎有宗扶搖之野有隱士焉見之而喜自以爲均志同行也曰善哉吾得之見而舒憤也上古質樸淳厚之道巳廢而末枝遺華並與豺虎貪虐羣物無辜以害爲利殞性亡軀吾不忍見也故去而處茲人不可與爲儔不若與木石爲隣安期逖乎蓬山甪李潛乎丹水鮑焦立以枯槁萊維去而

適死亦由茲夫吾將抗志顯高遂終於斯禽生而獸死埋形而遺骨不復反余之生乎夫志均者相求好合者齊與夫子同之於是先生乃舒虹霓以蕃塵傾雩蓋以蔽明倚瑤廂而徘徊總衆轡而安行顧而謂之曰泰初貞人惟大之根專氣一志萬物以存退不見後進不覩先發西北而造制啓東南以爲門微道而以德久娛樂跨天地而處尊夫然成吾體也是以不避物而處所覩則寧不以物爲累所適則成彷徉足以舒其意浮騰足以逞其

情、故至人無宅、天地爲客、至人無主、天地爲所、至人無事、天地爲故、無是非之別、無善惡之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也、若夫惡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争求、貴志而賤身、伊禽生而獸死、尚何顯而獲榮、悲夫子之用心也、薄安利以忘生、要求名以喪體、誠與彼其無詭、何枯槁而逌死、子之所好、何足言哉、吾將去子矣、乃揚眉而蕩目、振袖而撫裳、令緩轡而縱策、遂風起而雲翔、彼人者、瞻之而垂泣、自痛其志、衣草木之皮、伏于巖石

之下懼不終夕而死先生過神宮而息漱吳泉而
行廻乎逌而游覽焉見薪於阜者歎曰汝將焉以
是終乎哉薪者曰是終我乎不以是終我乎且聖
人無懷何其哀夫盛衰變化常不于茲藏器於身
伏以俟時孫刖足以擒龐雎折脅而乃休百里困
而相嬴牙既老而弼周既顛倒而更來兮固先窮
而後收秦破六國并兼其地夷滅諸侯南面稱帝
姱盛色崇靡麗鑿南山以爲闕表東海以爲門門
萬室而不絕圖無窮而永存美宮室而盛帷⿱䜌巾擊

鐘鼓而揚其章廣苑囿而深池沼與渭北而建咸陽儷木曾未及成林而荊棘已蓁乎阿房時代存而迭處故先得而後亡山東之徒虜遂起而王天下由此視之窮達詎可知耶且聖人以道德爲心不以富貴爲志以無爲用不以人物爲事尊顯不加重貧賤不自輕失不自以爲辱得不自以爲榮木根挺而枝遠葉繁茂而華零無窮之死猶一朝之生身之多少又何足營因歎而歌曰日没不周方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大爲雄亭亭在

須臾、厭厭將復東離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富貴
俛仰、間、貧、賤、何必終留、矦起亡虜、威武赫夷荒、召
平封東陵、一旦爲布衣、枝葉托根柢、死生同盛衰、
得志從命、升失勢與時隤、寒暑代征、邁變化更相
推、禍福無常主何憂身無歸、推兹由斯鈌負薪又
何哀、先生聞之笑曰、雖不及大庶免小矣、乃歌曰、
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隤我騰而上將
何懷衣弗襲而服美佩弗飾而自章上下徘徊兮
誰識吾常遂去而遐浮、肆雲轝、興氣蓋、倘佯回翔

兮漭瀁之外建長星以爲旗兮擊雷霆之䃺磕開不周而出車兮步九野之夷泰坐中州而一顧兮望崇山而廻邁端余節而飛旃兮縱心慮乎荒裔釋前者而弗修兮馳蒙間而遠逌棄世務之衆爲兮何細事之足賴虛形體而輕舉兮精微妙而神豐命夷羿使寬日兮召忻來使緩風攀扶桑之長枝兮登扶搖之隆崇躍潛飄之冥昧兮洗光曜之昭明遺衣裳而弗服兮服雲氣而遂行朝造駕乎湯谷兮夕息馬乎長泉時崦嵫而易氣兮輝若華

以照冥、左朱陽以舉麾兮、右玄陰以建旗、變容飾
而改度、遂騰竊以修征、陰陽更而代邁、四時奔而
相、逌惟仙化之倐忽兮、心不樂乎久畱驚風奮而
遺樂兮、雖雲起而忘憂、忽電消而神逌兮、歷寥廓
而遐逌、佩日月以舒光兮、登徜徉而上浮、壓前進
于彼逌、兮將步足乎虛州掃紫宮而陳席兮、坐帝
室、而、忽、會、酹萃衆音而奏樂兮、聲驚渺而悠悠、五
帝、舞、而、再、屬、兮、六、神、歌、而、代、周、樂啾啾肅肅、洞心
達神、超遙遙茫茫、心往而忘反、慮大而志矜粤大

人微而弗復兮揚雲氣而上陳召大幽之玉女兮
接上王之美人體雲氣之逌鴨兮服太淸之淑真
合歡情而微授兮先艶溢其若神華姿燁以俱發
兮采色煥其並振傾玄髦而垂鬓兮曜紅顔而自
新時曖曃而將逝兮風飄飊而振衣雲氣解而霧
離兮靄奔散而永歸心惝惘而遙思兮聊廻目而
弗㣿揚淸風以爲旗兮翼旋軫而反衍騰炎陽而
出疆兮命祝融而使遣驅玄冥以攝堅兮蓐收秉
而先戈勾芒奉轂浮驚朝霞寥廓荓荓而靡都兮

邈無儔而獨立倚瑤廂而一顧兮哀下土之憔悴
兮是非以爲行兮又何足與比類霓旌飄兮雲旂
靄樂游兮出天外大人先生被髮飛鬓衣方離之
衣繞紱陽之帶含奇芝嚼甘華噏浮霧飡霄霞興
朝雲颺春風奮乎太極之東游乎崑崙之西遺轡
隤策流盼乎唐虞之都惘然而思悵爾若忘慨然
而歎曰嗚呼時不若歲歲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
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彼勾勾者自以爲貴夫世
矣而惡知夫世之賤乎茲哉故與世爭貴貴不足

尊與世爭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絕羣遺俗而獨往登爲太始之前覽乎忽漠之初慮周流於無外志浩蕩而自舒飄颻於四運飜翔乎八隅欲從肆而彷彿浣瀁而靡拘細行不足以爲毀聖賢不足以爲譽變化移易與神明扶廓無外以爲宅周宇宙以爲廬強八維而處安據制物以永居夫如是則可謂富貴矣是故不與堯舜齊德不與湯武並功王許不足以爲匹陽丘豈能與比縱天地且不能越其壽廣成子曾何足與並容激八風以揚

聲躡元吉之高蹤被九天以開除兮來雲氣以馭飛龍專上下以制統兮殊古今而靡同夫世之名利胡足以累之哉故提齊而踧楚挈趙而蹈秦不滿一朝而天下無人東西南北莫之與儕悲夫子之修飾以余觀之將焉存乎於茲先生乃去之紛泱莽軋沕洋流衍溢歷度重淵跨青天顧而逌覽焉則有逍遙以永年無存忽合散而上臻霍分離蕩瀁瀁洋洋飈涌雲浮達於搖光直馳鶩乎太初之中而休息乎無爲之宮太初何如無後無先莫

究其極誰識其根邈渺綿綿乃反復乎大道之所存莫暢其究誰曉其根辟九靈而求索曾何足以自隆登其萬天而通觀浴大始之和風測道逢以遠逍遙大路之無窮遺太乙而弗使陵天地而徑行超濛鴻而遠跡左蕩莽而無涯右幽悠而無方上遙聽而無聲下修視而無章施無有而宅神永太清乎敖翔崔巍高山勃玄雲朔風橫厲白雪紛積水若陵寒傷人陰陽失位日月隤地坼石裂林木摧大冷陽疑寒傷懷陽和微弱隆陰竭海凍不

流綿絮折呼喻翕不通寒傷裂氣并代動變如神寒倡熱隨害傷人熈與眞人懷大清精神專一用意平寒暑勿傷莫不驚憂患靡由素氣寧浮霧淩天恣所經往來微妙路無傾好樂非世又何爭人且皆死我獨生眞人游駕八龍曜日月載雲旗徘徊逌樂所之眞人游太階夷原辟天門開雨濛濛風飀飀登黄山出棲遲江河清洛無埃雲氣消眞人來眞人來惟樂哉時世易好樂隤眞人去與天回反未央延年壽獨敖世望我何時反超漫漫路日

遠先生從此去矣天下莫如其所終極蓋陵天地而與浮明遨遊無始終自然之至真也鸜鵒不踰濟貉不渡汶世之常人亦由此矣曾不通區域又況四海之表天地之外哉若先生者以天地為卵耳如小物細人欲論其長短議其是非豈不哀也哉

陸云正如大海腐觜惡鱗固所未免然珠寶充牣掇拾不給善泅者樂從之

錢云芃葦蘭茝為叢亦其率意病處然陟其灝瀚大開鄙儒隈識正如坐甕竈者未嘗見天不可使不知天也

琴賦并序

嵇康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聲音覽

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
故綴叙所懷、以爲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
兮。參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
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夕納景于虞
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時而
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崔嵬岑嵓。玄嶺
巉巖。岞崿嶇崯。丹崖嶮巇。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
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崛巍巍而特秀。蒸靈

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彪休。洶涌騰薄。奮沫揚濤。瀄汩澎湃。蜿蟺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迴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瑤瑾翕赩。叢集累積。渙衍於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植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

思願愛樂矣於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崿以游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闞海湄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寤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慊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騩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桐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斲孫枝準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爲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班倕騁神鎪會裛厠朗密調均華繪彫琢

布藻垂文○錯以犀象○藉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爍○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憀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踸踔磥硌○美聲將興○固以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紛淋浪以流離○奐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遌而競趣○翕韡曄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

湯湯鬱兮峨峨。怫愲煩寃。紆餘婆娑。陵縱播逸。霍濩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兢名擅業。安軏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響乎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厦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觸攙如志。惟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寬明弘潤。優游躇跱。拊絃安歌。新聲代起。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爲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齊萬物兮超自得。

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
於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
和顏攘皓腕飛纖指以馳騖紛𩅦譶以流漫或徘
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秘翫闥爾奮逸
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韡奐
爛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
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或直而不倨或相
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劫掎以慷慨或怨𡟯
而躊躇忽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或參譚繁

促。複疊攢仄。從橫駱驛。奔遁相逼。拊嗟累讚。間不
容息。瓌豔奇偉。殫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
宜。清和條昶。案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敘而
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趣危。嚶若離鵾鳴清池。翼
若游鴻翔曾崖。紛文斐尾。慊縿離纚。微風餘音。靡
靡猗猗。或摟攙擽捋。縹繚潎洌。輕行浮彈。明嫿睽
惠。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緜飄邈。微音迅逝。遠而
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
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

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荊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游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

間遒之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間止非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氣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淸間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性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憯懍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歙愉歡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嗢噱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悆淑穆玄眞恬

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鸑鷟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蚑行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可側

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乎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陸云廣陵散于茲未絕也何必撫絃動巖乃聆雅音錢云猶似夜宿華陽亭時解音者聆其幽越遺其滯响則自然神遠矣

養生論

嵇康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禀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

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

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也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

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滛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

内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勌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

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從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

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

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争年。何爲其無有哉。

陸云。猶不若孫登數言。足生叔夜也。眼不能見其睫。自昔歎之矣。

錢云。自然得理。何必積學乃至神仙。石室中書。當是此文。神現耳。

明膽論　　　　嵇康

有呂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爲人有膽可樂、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别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膽以決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

無明達理失機故子家軟弱陷於弑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無疑滯故略舉一隅想不重疑敬覽來論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折理貴約而盡情何尚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以爲喻何遼遼而坦謾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鵩作賦瞻所惑也一人之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微達故惑於

曖昧。終丁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霍光懷沉勇之氣、履上將之任、戰乎王賀之事、延年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歟、及於期授首、陵母伏劒、明果之疇、若此萬端、欲詳而載之、不可勝言也、況有覩夷塗而無敢投足、階雲路而疑於迨泰清者乎。若思弊之倫。為能自託幽昧之中。棄身陷穽之間。如盜跖竄身於虎吻、穿窬先首於溝瀆、而暴虎憑河愚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

不遠引繁言、若未反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一騁辭、夫論理性情、折引異同、固尋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据摭所見、此為好理綱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極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刺諷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自作此言、以

合其論也、忌鵬闇惑明所不周。何害於膽乎。明旣
以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進退相
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鵬
作賦、闇所惑也、爾爲明徹於前。而闇惑於後。有盈
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爲不可偏乎。子然霍光
有沉勇而戰於麋王有所撓也、而子言一人膽豈
有盈縮、此則是也、賈生闇鵬。明有所塞也光懼麋
立。勇有所撓也。夫唯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
誰無弊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略。而致論之。耳夫

物以實見爲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爲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子又曰言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爲膽。特自一氣矣。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以陽耀。膽以陰凝。豈可爲有陽而生陰。可無陽耶。雖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也。凡餘雜說、於期陵毋、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以何明耶、幸更詳思。不爲辭費而已矣、

陸云韓魏公生平未嘗以膽許人。膽固難許。古今忠義事。多讓人先。正。坐。膽。怯。不。盡。明。爽。戲云。尋味兩論。當以呂子爲長。

跋云。畢栗兩論。當以呂子爲長。

古今忠義事。多譏大先。正。衆。謂。法。不。盡。明。然。

陸云韓魏公生平未嘗以儒許人。語固難許

難自然好學論　　　嵇康

張遼叔爲自然好學論。言好學出于自然康因其辭而難之。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朴未虧、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饑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羣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

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騖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粱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爲主人性以從欲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於理僞非養眞之要術廉讓生於争奪非自然之所出

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羣而求畜則人之眞性無爲正當自然躭此禮學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處在闇室覩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末來情以本應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於甘苦身之於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

一槩之論於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爲準仰仁義以爲主以規矩爲軒駕以講誨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爲貴執書擿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爲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以虛堂爲丙舍以誦諷爲鬼語以六經爲蕪穢以仁義爲臭腐覩文籍則目瞧修揖讓則變傴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齲於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

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為長夜六經未必為
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有無文之
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於六經何
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
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
故得菖蒲葅耳

陸云。晦能藏雋。塞能
取通匪。日。幽。谷。絕。遷。

與山巨源絶交書　稽康

山濤與康稱神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絶云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頴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

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眞有耳性有所不堪眞不可强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

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疎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

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

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
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
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
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
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
几不相酧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
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巳爲未見恕
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
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

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

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
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
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
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謂
能相終始眞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爲輪
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
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
此足下度内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
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

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項轉增篤私意自試必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麄疎不切事

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不能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陸云。未嘗臧否人物。嗣宗所以免禍也。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幾咄咄逼人人自不解耳口語殺身亦復何益而徒令忌才者口實乎

錢云儁傷共道是不免于孫登之慚。然件烈可怖不以醫俗何繇而得去裨虱之累

家誡　　嵇康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準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於必濟。若心疲體解。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匱而敗之。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繁華

熠燿無結秀之勳終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
所以歎息也若夫申屠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
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
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可耳所居長
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
有時其衆人又不當宿留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
事或時發舉則怨或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
行寡言愼備自護則怨責之路鮮矣其立身當清
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託人之請求當謙辭以

謝其素不預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違拒密爲濟之所以然者上遠宜適之幾中絕常人淫輩之求下全束脩無玷之稱此又秉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不差與宜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來求人雖復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束脩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欲有所求先自思省若

有所損廢多於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
而拒之雖復守辱不已猶當絕之然大率人之告
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爲與之多也自不如
此而爲輕竭不忍面言强副小情未爲有志也夫
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
可不慎若於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懼有不
了之失且權忍之後視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
向言或有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
傳吉遲傳凶疾又好議人之過闕此常人之議也

坐言所言。自非高議。但是動靜消息。小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荅也。非義不言。詳靜敬道。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愼勿預也。且默以觀之。其非是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問者。猶當辭以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亟舍去之。此將鬪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儻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爲直。則謂曲我者有私於彼。便怨惡

之情生矣。或便獲悖辱之言。正坐視之。大見是非。而爭不了。則仁而無武。於義無可。當違之也。然都大爭訟者。小人耳。正復有是非。共濟汗漫。雖勝可足稱哉。就不得遠取醉為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者。若守大不已。或劫以鄙情。不可憚此小輩而為所攙引以盡其言。今正堅語不知不識方為有志耳。自非知舊鄰比。庶幾已下欲請呼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

作小小廉耻。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强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於我。今知而不言。則便是不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强與我共說。若其言邪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偽薄之言。故也。一旦事敗。便言某甲昔知吾事。以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以爲意。見之而走者。何哉。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可。不同則彼恐事泄。思

害人以滅迹也非意所欽者而來戲調蚩笑人之闕者但莫應從小共轉至於不共而勿大冰矜趨以不言答之勢不得久行自止也自非所監臨相與無他宜適有壺榼之意束脩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須逆也過此以往自非通穆匹帛之饋車服之贈當深絕之何者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為而作鬻貨徼歡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共願而君子之所大惡也被酒必大傷志慮又憤不須離摟强勸人酒不飲自已若人來勸已輒當

爲持之勿誚勿逆也見醉薰薰便止愼不當至困醉不能自裁也

陸云此足稱至愼矣而卒不免何也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嗣宗于此占大便宜

錢云叔夜率性裁物絕交書乃爾作倫絕俗此誡殊復似極透世情中語何也究竟江左諸賢皆復好玄遠道終以口語取禍所謂數窮不如守中竟屬何在

酒德頌

劉伶

伶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而竟以壽終。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踑踞。枕

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陸云持此百榼以傲二豪沛若有餘也

錢云予有將進酒一篇可以配之意不欲入其樽中耳

與嵇叔夜書　　呂安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謡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惟别之後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迴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

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蔕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颻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

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

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俛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悢然。知復何云。

陸云雖復向河于而淪漣。搰楊枝而泫淚。何如此行路難詩。酸凄欲絕。

南華經序

郭象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之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

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遺放放而不傲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于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罷獨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

嘗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怳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淸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陸云輔嗣註易子玄註莊均可離上本文單行天壤程朱傳義理勝其詞遂奪輔嗣之壘子玄免于火攻至今無上

錢云子期邈絕不可復追猶幸子玄遺編沐其風度

弔莊周文

嵇含

帝壻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眞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湞窮玄極曠人僞俗季貞風旣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像今王生沈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

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産於皇衢畫兹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迹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陸云吾輯兩晉文愛其莊語輯南北朝文樂其散篇正爾難得得數行如拱璧也以砥世錢云顏之推論析晉朝人物飾談老莊畔壞甚實數十子皆然奚但弘遠也

反金人銘　　孫楚

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爲塊然生緘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爲濁夷柳爲清鮑肆爲臭蘭圃爲馨莫貴澄清莫賤滓濊二者言異歸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群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敎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飢時悅廣額不作細眉逆

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顚覆厥德可爲傷悲期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於言爲蚩是以君子追而改之

錢云今我不述後生何聞焉何等偉語以淵明高尚隱猶尚若是況復在人世中作事者何可不佩服斯語

崇有論　　裴頠

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談浮虛。不尊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頠迺著崇有論以釋其蔽。而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禀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

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
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
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
可絶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
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
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
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
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
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博怨擅恣則與攻

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

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絶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易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徇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

也是以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程言笑志宜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

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沈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眞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於胸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宗則

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列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頗用釁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摘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頗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

兩晉文

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

糾苟少有髣髴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

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

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

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

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

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

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

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

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静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覧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錢云太史公叙六家旨要而從本道術後世因而訾之然其言無不爲而歸之欲以治天下亦未失老子之旨也後世風流靡濫遂自放于禮法豈老子之意耶故頠之爲論非爲老氏作崇實法明道德之本與易道通徽實李耳之功臣也

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

三都賦序　皇甫謐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伸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敎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

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迹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厦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望如相

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鮮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圮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爲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郤爲魏王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

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亾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以著逆順且以爲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陸云。大沖賦。頓序以重好名習氣乃爾然玄晏準量故寔。不爲誇張其言自足重。在今人則贊嘆叠積矣。

錢云使君子不幸而生禪竊之世。遂使述頌騃厥倫理。皇甫與潘。相襲爲虞唐之論。悲矣特其文指構寔。自不可廢爾。

龐娥親傳

皇甫謐

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讐壽深以爲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彊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淯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既素有報讐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爲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

不手刃殺汝。而自傲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爲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彊弱不敵、避逅不制、則爲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爲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

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爲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汙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廻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

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椿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讐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填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爲之悲喜慷慨嗟嘆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

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讐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于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為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彊載還家凉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内聞之者莫不改容贊

兩晉文

善高大其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

陸云風淸義烈繙次遺文猶有生氣玄晏謂男子所爲蓋男子所難也錢云予每言天下事有語不能盡而文足以盡之太史公是也今此傳令讀者無不改容政使當時人言之亦未必能此而廡之列女傳俚而不莊粗而不悉于龐子猶甚不亦鄙哉